

山

草

梦

残

金陵春梦续集

第八集

落花无情

唐人著

可以读到年及到头
那为陆。今天我们也到了
那文武好好像美年
只和国人的利己不顽充
却不能理解所以救今天
了！我们今天都已任成了
我们使以故中
我们



草 山 殘 夢

第八集 落花无情

唐 人 著
赵元龄 整理

华 文 出 版 社
1992 年 · 北京

11/2/17

《草山残梦》编辑出版名单

顾问：许力以

主编：肖德荣

副主编：宋桂选 邢凤藻 冷 静 王文祥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祥 刘万朗 刘寿春 邢凤藻

肖耀先 肖德荣 宋桂选 冷 静

胡治安 张光璐 高 太 殷崇文

特约责任统编：邢凤藻

责任编辑： 齐 宇 王文祥 刘万朗 东 山 江 玉

技术编辑： 陈赓灿

装帧设计： 邵 新

编 务： 王云涛

出版说明

香港著名作家唐人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金陵春梦》，曾在国内外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对其口一些问题，专家们虽有不同看法，但作为艺术作品，它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现在出版的《草山残梦》是《金陵春梦》的续篇，约计三百余万字。该书从蒋介石逃离大陆写起，直至写到蒋介石客死台湾。其中成功地描写了蒋氏父子在台湾复杂环境中的种种活动及其心理状态、发展，从而向读者揭示了台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台湾回归祖国需要作出的努力。这对我们今天了解台湾问题复杂的历史背景，勾通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往来与相互了解，是极有价值的。对于我们如何最终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该书作者生前曾在香港、澳门报纸连载，此次出版是根据连载稿，由赵元龄先生综合整理而成。

该书是作者生前的旧作，不是历史专著。它是依据当时港台及国内外报刊发表的新闻报道、消息、资料，以作者文学构思加工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看来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真实情景，正在一步一步地清楚。此次出版，为尊重历史、尊重原著，我们不便作更多的改动，请

读者谅解。涉及到当时台湾与美国、日本、朝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也只能是该作品创作时的国际背景和作者的理解，并非今日评论他国外交，对此也一并说明。

对于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版，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及出版界的专家、前辈，文学界的朋友，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编 者

目 录

第一回

倾巢出动 蒋介石半夜里迎宾 (1)
只身出访 岸信介大白天做梦

第二回

盛情款待 蒋介石殷殷勤勤 (36)
网罗干将 岸信介偷偷摸摸

第三回

会谈桌上 称兄道弟互帮忙 (68)
分手之后 自顾自家相咒骂

第四回

嘴巴喊干 军事反攻自有教训 (98)
统一行动 经济封锁各打算盘

第五回

相互挖苦 谍报人员丑态百出 (127)
互相埋怨 禁运政策不攻自破

第六回

名曰“游击” 谎报战果骗上司 (157)
实为海盗 打劫海轮抢渔船

第七回

五内俱焚 老蒋无奈何花落 (194)
穷途末路 美日拟起用汉奸

第八回

摆摆“形势” 个个高谈阔论 (212)
听听“情报” 人人垂头丧气

第九回

美日勾结 各有各的野心 (246)
美蒋离心 各打各的算盘

第十回

苦等哀求 蒋要美出兵大陆 (275)
软哄硬压 美逼蒋派员游击

第十一回

软的伎俩 明用小惠拉蒋军 (295)
毒的一手 暗放细菌害山民

第十二回

培植培植 “两面人”阴谋整老蒋 (325)
扶植扶植 廖文毅企图搞“台独”

第一回

倾巢出动 蒋介石半夜里迎宾
只身出访 岸信介大白天做梦

书接上集。话说蒋介石闻日本首相岸信介来访，对日本近年来上下朝野的种种言论大为反感，痛骂一通。众人见蒋激动，也就不敢吭气了，就由他自言自语，自问自答一番，以为没事了，不料蒋介石这口气兀自难咽，又在说：“东京还有人开玩笑，说岸信介的名字，与我有一字相同，对问题的看法也必相同，事实又怎样呢？不错，他们反对中共入联合国，反对这个那个，都与我们相同，但是为什么想和中共做生意？我就不相信，日本不和大陆做生意就会死！你要大米？我有！你要白糖？我有！香蕉我有！煤炭也有！台湾如果没有，美国有！我就不相信一个美国加上一个我们，会养不活日本！为什么要和大陆做生意？！为什么？！”蒋介石双拳在桌面擂鼓似的擂了一阵，见众人垂首无言，越想越气，又道：

“我要问他，今年‘二二八’那天，为什么准许廖文毅公开集会，甚至派发传单，这算是什么意思？嘴上朋友，这种朋友

又值几个钱一斤？有人说是美国的意思，我不管，廖文毅在美国活动我才相信这是美国人的意思，但他分明在日本活动，日本已是个独立的国家，我就不相信日本没有责任，岸信介来也好，我要当面问他：是不是日本想利用廖文毅上台，重新把台湾放在日本统治之下……”

小蒋这当儿从外面进来，老蒋便问有什么事？小蒋暗忖：真有要事，焉能当着这么多人明说？就答道：“刘自然的妻子一度自杀，现在没事了”老蒋以掌击桌道：“这种女人死了也好！就因为 she 到大使馆门前抗议，抛头露面扛着块牌子，这种女人一定不是好东西！她丈夫也不是好东西！把台湾闹了个天翻地覆，害得我们措手不及，就不是好东西！如果她再要自杀，就别救她，由她去死！”

骂了一阵，也就散会。回到书房，却见宋美龄拿封英文信迎面而来道：“大姊来信，说庸之不服那边水土，很想回来走走，住一个时期。”老蒋没好气道：“这又怪了，他如果离开美国一走，我们在美国的事情谁去做？他如果到台湾来，那才糟咧！你知道的，夫人，就在台北，恐怕有不少人想寝其皮而食其肉，到那时候他怎么办？”宋美龄“哦”了一声道：“谁敢碰他一碰，责任是我们的！他当年所作所为，不论功过，几时违背过你的意思？”蒋道：“我心乱如麻，这个问题搁一搁，好不好？今天不来有明天，今年不来有明年，反正他已在那边住了这么多年，也不用为一天两天着急，再说‘五二四’事件之后，他到这里来还不如留在美国。”

话说岸信介定於六月二日夜间接到台，事前一日，蒋介石听取各方有关此事报告，叶公超道：“名单上面，一共有三十二人，他们是日本首相兼外相岸信介，内阁官房副长官北泽夏谷，外务省政务次官林上清一，亚州局局长中川融、自由民主党议员高冈、以及日本各报记者。”又道：“人是多了一点，不过岸相秉政不久，来一趟东南亚的访问，场面自然要大些。”蒋道：“他们几时离开日

本的？已经去过了几个什么地方？这里是不是第一站？”

叶公超道：“他们在五月二十日从东京出发，先到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泰国等地，然后由曼谷直飞台北，准备在这里访问两天，再飞返东京，这里是最后一站。”蒋介石闻道他自己是岸信介此行最后一名访问者，心中不悦，却难开口，便问：“有些什么情况？”叶公超道：

“岸信介这次访华，除了增进中日亲善关系之外，还将和我们商讨中日两国当前各项有关问题。据来自东京的消息说，我们准备提出促进中日关系更趋密切的方案。他们说自由中国经济建设已经进入第二次四年计划之际，今后需要输入原料资材，充分利用旅居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力量。”

蒋介石皱眉道：“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怎能和日本商量？”叶公超道：“东京方面的消息说我们为了加强对外输出，推进这些工作，借重日本所有工业技术之处甚多，因此中日经济合作成为当前要务，所以当岸信介访华期内，我们将提出有关中日经济合作方案。”

蒋介石问了几句这个团在台北的活动安排，再问张群道：“你看岸信介东南亚之行如何？”张群道：“石桥湛三因病下台，岸信介接了上去，接得好，这样对自由世界更加有利！这位新首相定于六月十五访美，因此这一趟的东南亚之行相当重要。岸信介掌握了自由民主党的保守政权，不到三个月就踏上征途，而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奔走于东南亚与美国之间，我们自由世界当然重视他的活动。”

张群又道：“岸信介以掌理经济见称，此行目的如何？华府之行所求为何？不妨先看看他的内阁对外政策。当他出任石桥内阁的外相之后，今年二月四日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曾强调日本外交政策应以联合国为中心，而与民主自由国家加强关系，具体订出了调整对美关系、加强亚洲善邻各国友好关系，和推进经

济外交等三项问题，为当前要务。

“为什么他强调对美关系？因为日美之间存在着很多麻烦，利害并不一致。”

蒋介石忙问：“可有什么新的内容？”张群道：“还不是老一套：美、日之间，无论在政治、经济、防卫各方面，利害不同，目标有异，因此吵个不休。”他投蒋所好道：“积小吵为大吵，日本固然辛苦，美国又何尝受得了？这与我们的情形有类似之处，就凭这一点，岸相此行，我们可以和他好好地谈谈，由他影响华府，倒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力。”又道：

“因此日方为了改善日美关系，巩固两国友谊，感到尚待处理的事情太多，而日本政府愿尽最大的努力，这是第一点。至于第二第三两点，他说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密切，政府认为必须与这些国家解决悬案，改善友好关系。为提高日本在联合国乃至国际社会地位，非如此不足以言有效。他认为亚洲各国获得多年所望的独立后，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以经济作后盾、支持政治的独立。日本政府亟愿与这些国家谋求经济交流，协助其建设，藉以贡献于增进亚洲的福利。这些正是他东奔西跑的主要意图。”

蒋介石冷冷地一笑，说道：“他要协助亚洲各国建设，置我们的颜面于何地？他是战败国，我是战胜国，我们都不敢提的事情他胆敢大言炎炎，难道日本又想东山再起？我当然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可是他们到后，在这方面我们要有分寸，要不亢不卑，免得给他们瞧不起。”众人唯唯。张群又道：

“日本为求经济出路，欲向东南亚发展，并非自今日始，远在吉田茂内阁时期，就已拟订各项计划，提倡‘亚洲马歇尔计划’，当时所订的蓝本，与现在岸内阁标榜的经济外交之下的构思，虽有若干出入，但原则上大同小异。他们打算利用美国援外资金，而由日本供给建设器材和机械，以资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开发。但是当时由于日本对这些国家的战争损害赔偿悬而未决，各国恐惧

日本侵略的心情未除，因此这个‘亚洲马歇尔计划’徒成具文，一直到这位主管经济部门多年的政治家，担任石桥内阁外相，而在去年一月召开日本驻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外交使节会议上，指出日本的外交中心在东南亚地区之后，这个问题才重新出现，尤其是他继任首相之后，日本那些大财团更促他亲自出马，积极推动这个计划，他们盼望能够探究为何迟迟未能进行？并从实际体验之中，寻出配合今后日本对这个地区进行赔偿、推动经济合作的途径。”

蒋介石沉吟道：“那日本国内对他的这次行动，有些什么反应？”

张群对答如流，说道：“对于岸相此行所负任务，日本内部的反应也不尽相同。财经界方面支持最力，但并不期待在这短时期的访问之中，便能与各国具体商谈，解决问题。他们将在三方面提供意见：一是今后希望在东南亚地区推进经济合作事业；二是东南亚有关各国之中的实业家，要求日本经济合作的具体情况；三是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合作需要重新提出些什么事项？”

张群又道：“政治文化界方面，认为此行对于他的经济外交有积极意义，可是并未抱有乐观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岸相东南亚之行不过是访问华盛顿的前奏，在经济方面藉此行搜集与华府当局商讨有关问题所要的材料，以求在经济观点上，加强日美两国的关系。而在政治方面，则藉此行求取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亲善关系，企图改变他们对战时日本所抱的不良观感，并且提高他在国际上的声誉。一俟访美归国，岸信介就要改组内阁，施展抱负，并举行大选。采取这一连串的措施，使其政权保持长期稳定。”

蒋介石的眼光落在他的行政院长脸上，这个OK俞便道：“张秘书长分析日本内部对岸信介此行的意义甚是详尽。且不论他们的看法如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各方指出这位中间偏右的首相执政之后，日本政治显然必有转变。岸信介基本上是坚持反

共产主义的，他对前任石桥首相积极提倡与大陆贸易的做法，显然毫无兴趣！与此相反，美国经济封锁大陆的政策，他倒是认为非常有道理的。目前的情形是：在社会党的压力之下，今后岸内阁是否一改鸠山以来所采模棱两可的态度，老实说我们此刻尚难遽下判断。不过在他二月四日发表的外交方针演说中，指出日本既系以民主国家自居而存在，日本的外交基本原则，就应放在与自由国家的密切合作关系的基点上，才能符合日本的利益。朝鲜战争时日本发了大财，日本军火商更是赚了大钱，当然这就是日本与自由世界有密切关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他坚持要继续下去。”蒋介石微微点头，俞鸿钧又道：“岸信介而且坚决排除所谓中立主义，他在公开演讲时也这样说过：虽然他并不忽视世界上采取中立立场国家的中立主义，但是日本的目标，无论如何是以民主主义国家求取发展，日本决不采取所谓中立立场，或者中立主义的立场。从他所抱的这种观念之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证明。”

蒋介石急问：“是什么证明？”俞鸿钧道：“那是暗示日本舆论方面，认为在岸信介执政下的内阁，今后可能改弦易辙，加强反共色彩的看法，真的是并非毫无根据。因此，如果事实证明这种观察并无错误的话，那岸信介这次访华，对于增进中日两国的邦交，实在大有帮助。”

蒋介石闻言点头，面对着这几个老搭档，老心腹，感到应该说些什么，便开口道：“今天我吃过午饭，睡过午觉，醒来之后，有人从东京来，给我说了个参考消息。是个什么重要的参考消息呢？是这样的：经过五月廿四台北事件之后，中美邦交像一只碗那样，真的破了，补碗匠把它补了起来，可以被得很好，但是那条裂痕，就没法消掉。”他透了口气道：“你们当然懂得我的意思：这条裂痕没法消掉。因此美方有人专程为此到台北视察，明为调查，实则商量，商量今后对我们该怎么办。美方同时派人到

东京研究，据说非正式的商量结果，有这么几个原则，第一，中美两国邦交依旧，决不正式破裂，跟那次事件之前的情形一样，非如此不足以表现自由世界的团结。

“第二：中美关系显已进入新阶段，一切要和以前一样，可是一切又必与以前不同，美方和我们某些重要的往返，最好由第三者从中转达，甚至作为代表！”蒋介石瞪着眼睛说道：“日本便是美方认为理想的第三者了。日本和我们关系不错，日本对台湾又很熟悉，日本与美国的邦交很好；总而言之，如果日本代表美国和我们往来的话，中美之间的磨擦必然大大减少！”蒋介石眼珠骨碌一转，怪声笑道：“对我们来说，此事有利有弊，应该秘密研究，可是不管怎样变化，反正对岸信介不可怠慢，你们要好好安排，让他们这次两天的访问，舒舒服服，高高兴兴才好。”

接着又订了个“专题讨论”的时间，要他们各返办公室，研究对岸信介此行的招待是否周到。

众人皆去，小蒋独留，低声说道：“美国有此计划，可能捧出日本做他的代表，乃是高度机密，甚至犹未成熟，过早谈论，不晓得会不会有所不便？”老蒋道：“正因为如此，我才故意这样做，让白宫和东京双方，多少有一些顾虑，要知道姓蒋的并不好欺，我说得早，就是存心要他们小心点！”

小蒋默然片刻，又道：“此讯如实，倒要小心研究才是，日本如果真的代表起美国来，麻烦也不少。日本对台湾太熟悉，谁知道他们今天对台湾搞什么鬼？别的不提，就说那个廖文毅，不正是美国为父、日本为母、既反我、又反共的怪物杂种么？对外虽说此人没什么了不起，但关起门来说，他在台湾内部搞的风风雨雨，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份量的，有一个廖文毅，我们已大伤脑筋，投鼠忌器，如果再让日本代表美国，老实说对我怕是十分不利！”

老蒋道：“这些顾虑，我焉有不知之理？无奈台北暴动之后，我们与白宫的感情确已出现裂痕，目前双方那些花花招招，无非

是为了面子，大家在兜一兜，补救补救。好有一比：夫妻俩闹翻了，但无法离婚，非继续同居不可，那是什么滋味？这就是今天的中美关系！而那两口子，女的又必须依赖男的生活，虽然闹翻，赡养费，生活费什么的还是要男的支付，那又是什么局面？这正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再说那男的有好几房妻妾，他对一个女人既要付给赡养费，可是因为闹翻，他不便直接支付，于是由第三者转交，这样可使尴尬的场面不会出现。这就是这么回事？”

蒋介石一顿，恨恨地说：“这就是今天的中美关系，日本便是第三者，正是他在代替那个男的付钱！”又道：“话又要说回来了，一家之中，妻妾问题不会传到海外，貽笑万邦；一国之外，政党纠纷也不会惊动世界，一塌糊涂；独独我们这件事情，却会貽笑天下，我受不了！我所以今天听到之后马上提出来，目的就为了希望传到杜勒斯他们耳朵里去，希望他们即使这样做，也不要敲钟打鼓，闹得个鸡犬不宁，害得我们没脸见人，只要他们照样给钱，由谁转交或者代理都一个样，怕什么！”

小蒋道：“怕的是日本也要骑在我们头上，我们岂不是……”老蒋笑道：“你年纪不小，怎么尽说孩子话？由日本转交，有什么不好？你想，日本对美国还不是我们对美国一样？官方在表面上有一套，暗中又有一套，这个不是秘密，大家知道，好！你美国交给日本代办吧，我们和日本有很多地方痛痒相同，乃至痛痒相关，双方多研究研究，便可以对美援等等问题有一个共同的对策，本来华府对付我们一家，将来却要对付中、日两家，他敢怎么着？儿呀，白宫无论怎么打算，为父的自有一套，跳不止我的巴掌心哪！”

小蒋不便扫他的兴，唯唯而退，暗忖由于种种原因，台日关系微妙复杂，而台北派在东京的那些“专家”，真能办事的少之又少，能为台湾争口气的，更是少之又少，暗忖老子再三叮嘱，好生招待，但岸信介随员之中，究竟有几个是三头六臂的家伙？这

一关如果弄不清楚，接待难免有错，便着一名“专家”，为他分析岸信介带来的大批随员。

那“专家”打开一份名单，说道：“岸相此行，第一名随员该是北泽直谷，此人乃内阁官房副长官，众议院议员。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研究院毕业之后，就到外务省工作。先后在美国、中国、缅甸等地服务，历任富士仓库运输及帝都仓库会社社长，战后两次当选众议员，在保守党里具有领导地位，曾组织‘经济协力视察团’访问东南亚。”小蒋点头道：“倒是个开路先锋。”

“专家”又道：“第二名随员乃外务省政务次官、参议院议员林上清一，此人历任内阁情报局各要职，以及内阁官房副长官。一九五二年他以日华和约代表团团员身份来台，协助河田烈签订中日和约，一九五三年当选参议员。

“第三名随员高冈大辅，此人乃众议院议员，在日本经济团体全国治山治水协会、日印协会等团体具有领导地位，一九四四年以来曾五次当选众议员。

“第四名随员乃众议院议员远藤三郎，他历任内阁，农林省各要职，前任大藏省政务次官，前众议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委员长，战后四次当选众议员。

“第五名随员西村直己，也是众议院议员，历任内务省及各县要职，高知县知事，大藏省政务次官等职。战后四次当选众议员，在保守党中也具有领导地位。”

“之后的随员是：众议院议员赤泽正道，乃乌取县的煤气公司及报社负责人，战后三次当选众议员。另一个是众议院议员藤枝泉介，曾任群馬县知事，大藏省政务次官，在中央和地方的社会福利、经济开发、治水、广播事业等等都具领导地位，战后三次当选众议员。其他还有众议院议员滨野清吾，他是王子运输会社社长，战后两次当选众议员，在保守党内和东京邮政上具有领导地位。此外还有参议院议员馆哲二，他原任石川及东京都知事、

内务省次官、富山县知事、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战后两次当选参议员。”

蒋经国道：“闻说岸信介有个兄弟好生厉害，此番怎的没来？”

专家道：“说到他的兄弟，那真是话长了，不如先把他的随员介绍过后，再作介绍。”蒋经国道：“也好”便听他介绍道：“岸信介的随员还有佐野广，他也是参议院议员，在自由民主党内和岛根县的政治、社会文化、观光、以及实业等等各社团具有领导地位。此外有外务省亚洲局长川中融、外务省官房文书课长竹内春海、外务大臣秘书官中村长芳、总理府内阁助理参事官加藤左市，外务事务官内海清一，和他们的医生佐藤喜一、外务省摄影事务主办人山口吉五郎。”又道：“大批记者，当然也是经过挑选的。他们有些以前曾到台湾来过，有些以后还会来，这名单也该过过目。”小蒋点头，只见上面写道：

“朝日新闻熊仓正弥、每日新闻三浦良一、读卖新闻金子顺一郎、东京新闻浅仓博、产经时事吉村克己、共同通信社藤田和男、时事通信社佐藤达一郎、日本广播协会荻原宏平、北海道新闻秋叶利雄、西日本新闻木材文一、日本经济新闻大日向一郎，中部日本新闻近藤朝雄、日本新闻电影协会成松安雄。”

小蒋笑道：“头痛。”又道：“你说岸信介的家庭情形和家人怎么样？你还是上个月回来的，当然见闻甚多。”

那专家道：“岸信介来到之后，你可以发现他身材矮小，却颇结实，只是又瘦又细，像一条针鱼似的。而且上面还拖着一个小小的脑袋，这几句形容，不是我的，出之于日本评论家阿部真之助的‘岸信介论’。阿部说他虽然属于谦和型的人，但是长在他脸上正中的那对又大又突出的眼睛，亮光光的反而予人以异相的印象，也教人乍见之下，就会感到不可小觑，这种使人提高警惕、甚至马上警戒的地方，是岸信介吃亏的地方。不过他靠着这张面孔，却又大有用场，对他来说也可说是可贵的生财之道，具有另外一